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史记选注讲

（下 册）

主编 张大可

编委 李叔毅

吴汝煜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济南

目 录

五 列 传

伯夷列传.....	483
管晏列传.....	491
孙子吴起列传.....	501
商君列传.....	518
孟子荀卿列传.....	541
魏公子列传.....	558
范雎蔡泽列传.....	578
廉颇蔺相如列传.....	614
田单列传.....	637
屈原列传.....	647
荆轲列传.....	666
李斯列传.....	687
淮阴侯列传.....	731
张释之冯唐列传.....	765
魏其武安侯列传.....	779
李将军列传.....	806
西南夷列传.....	829

汲郑列传·····	840
儒林列传序·····	858
张汤列传·····	870
游侠列传·····	890
货殖列传·····	905
太史公自序·····	942

五 列 传

【说明】《史记》有七十篇列传。司马贞说：“列传者，谓序列人臣事迹，今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伯夷列传·索隐》）。张守节说：“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伯夷列传·正义》）。传，本为注经之名，司马迁借以传人，记功臣贤人死义之士的言行以注“本纪”，表示人臣拱卫主上。《太史公自序》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所以刘知几把《史》《汉》之纪传比拟于《春秋》之经传，是符合司马迁的创作本意的。

七十列传序目如下：（一）伯夷，附叔齐；（二）管仲、晏婴；（三）老子、韩非，附庄子、申不害；（四）司马穰苴；（五）孙武、孙臆、吴起；（六）伍子胥；（七）仲尼弟子；（八）商君鞅；（九）苏秦、附苏代、苏厉；（十）张仪，附陈珍、犀首；（十一）樗里子、甘茂，附甘罗；（十二）穰侯魏冉；（十三）白起、王翦；（十四）孟轲、荀子，附齐三邹子；邹忌、邹衍、邹奭，又附齐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又附公孙龙、李悝、尸子、长卢子、吁子、墨子；（十五）孟尝君田文，附冯驩；（十六）平原君赵胜、虞卿，附毛遂、李同、楼缓；（十七）魏公子信陵君无

忌，附侯嬴、朱亥、毛公、薛公；（十八）春申君黄歇，附朱英、李园；（十九）范雎、蔡泽，附须贾、王稽、郑安平；（二十）乐毅，附乐间、乐乘；（二一）廉颇、蔺相如，附赵奢、李牧；（二二）田单，附王蠋；（二三）鲁仲连、邹阳；（二四）屈原、贾谊；（二五）吕不韦，附嫪毐；（二六）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附聂荣、田光、樊于期、高渐离；（二七）李斯，附李由；（二八）蒙恬，附蒙毅、赵高；（二九）张耳、陈余；（三十）魏豹、彭越；（三一）黥布；（三二）淮阴侯韩信，附蒯通；（三三）韩王信、卢绾；（三四）田儼，附田横；（三五）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三六）张苍，附周昌、任敖、申屠嘉；（三七）酈生、陆贾，附朱建；（三八）傅宽、靳歙、周緤；（三九）刘敬、叔孙通；（四十）季布、栾布，附季心、丁公；（四一）袁盎、晁错；（四二）张敖之、冯唐；（四三）万石君石奋、张敖，附石建、石庄、石碯、直不疑、周文；（四四）田敖，附田仁；（四五）扁鹊、仓公；（四六）吴王濞；（四七）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附灌夫；（四八）韩安国；（四九）李将军李广，附李陵；（五十）匈奴；（五一）卫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附公孙贺等十六人；（五二）平津侯公孙弘、主父偃；（五三）南越尉佗；（五四）东越；（五五）朝鲜；（五六）西南夷；（五七）司马相如；（五八）淮南王刘长、刘安，衡山王刘赐；（五九）循吏：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六十）汲黯、郑当时；（六一）儒林：申公、辕固生、韩生、伏胜、董仲舒、胡毋生；（六二）酷吏：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杨仆、减宣、杜周；（六三）大宛，附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

枝、大夏；（六四）游侠：朱家、剧孟、郭解；（六五）佞幸：邓通、韩嫣、李延年；（六六）滑稽：淳于髡、优孟、优旃；（六七）日者：司马季主；（六八）龟策；（六九）货殖：范蠡、子贡、白圭、猗顿、乌氏保、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师史、刁闾、任氏、桥姚、无盐氏，附田蚡、田兰等十二人；（七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司马迁。

上述七十列传分为四个类型：（一）专传，（二）合传，（三）类传，（四）附传。专传指一人一传，二人以上为合传，以类标题为类传，凡未入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传中皆有附传。正传与附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并非附传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戚友；重要附传人物为事类相从。七十列传载正传人物一百四十人，附传人物九十二人。

人物列传的排列，以时代序列为主，以事类相从为辅。类传人物古今同传，以类相从。合传与类传为同一类型，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物也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孟荀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先秦的战国“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实质是汉代的“黄老列传”。《张丞相列传》名为专传，实质是西汉前期的宰辅类传。

以类命名的篇目有十篇，即《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类传记叙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同类型人物的活动，起到典型概括的作用。类传以事件为主叙述人物，在叙事状人中往往揭示带普遍性的事理，故类传前面大都有一篇

序论，表达作者立传旨意。可见类传为司马迁精心创造的作品，容量大，意旨深。故类传编目集中编列在七十列传的专传、合传之后，以体现类的意义。按例《刺客列传》应编列在《循吏列传》之后。但司马迁为了突出反暴政的思想，而有意将《刺客列传》作合传处理，篇前无序，穿插在辅秦人物中间，与吕不韦、李斯、蒙恬等专传并列，对比见义。同理，《汲黯列传》穿插在类传中，与循吏、酷吏、儒林等传并列，对比见义。这些都是司马迁的匠心独运。

在七十列传中，司马迁首创了《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匈奴》等五个民族史传，与列传人物交错编列，象征东南西北四方各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都是黄帝子孙，他们的历史发展走向与中原的统一，表现了司马迁民族一统的进步思想。班固作《汉书》，宣称“西南外夷，种别域殊”（《汉书·叙传》），把民族史传厕于列传之末，自班固以下的史家，大都效法《汉书》，贯彻封建正统思想。相比之下，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并等列民族于天子臣民的民族一统思想，是不凡的史识。

《大宛列传》编入类传中，表示所述为国外民族，内容远及西亚，从而使《史记》具有世界史的性质。这也是司马迁的首创。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列传集中叙载人物，内容最为博大。《史记》的文学成就也在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列传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史记》名篇多在列传中。因此，本书下卷全为列传，共选讲了二十二篇，包括了各种传记的类型。

伯夷列传

【题解】《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夏、商、周三代唯一的人物传记。本传夹叙夹议，以论为主，实质是一篇论传。司马迁的议论是借题发挥，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质疑，表示了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其目的在于示例，表明七十列传是讲人事的。所以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不以成败论英雄，论形势，论功利，这里是看不到天道的影子的。

夫学者载籍极博①，犹考信于六艺②。《诗》、《书》虽缺③，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④。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⑤，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⑥，功用既兴，然后授政⑦。示天下重器⑧，王者大统⑨，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⑩，“尧让天

①载籍：书籍。 ②考信于六艺：以孔子六经为鉴别是非，决定取材的标准，表明了司马迁对于儒学的尊重和学术观点。六艺，即六经。 ③诗书虽缺，相传《诗》《书》是孔子删定的，《诗》三百零五篇，今有五篇有目无文；《书》一百篇，秦火后，今传伏生所诵记的今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 ④虞夏之文：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记载了尧舜禹的事迹及禅让传说。 ⑤岳牧：岳，指四岳，分掌四方诸侯的四个首领。牧，指九牧，九州的地方长官。 ⑥典职：掌理政务。 ⑦授政：传让帝位。 ⑧重器：也称大器，神器，象征国家政权。 ⑨大统：指帝位。 ⑩说者：指诸子杂记，这里所引载的许由、卞随、务光的事迹均出自《庄子·让王》篇。

下于许由^①，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②”。此何以称焉^③？太史公曰：余登箕山^④，其上盖有许由冢云^⑤。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⑥。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⑦，何哉？

（以上为第一段，对儒家典籍不载许由等人事迹提出了疑问。）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⑧。”“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⑨？”余悲伯夷之意^⑩，睹轶诗可异焉^⑪。其传曰^⑫：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⑬。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

①许由：传说的尧时隐士。尧打算把天下禅让给他，他拒不接受，逃到颍水之北的箕山下隐居起来。 ②卞(biàn)随、务光：传说两人为夏桀时人。汤伐桀，谋于二人，他们不回答；汤放桀，让天下于二人，卞随、务光以为耻，两人都投河而死。 ③此何以称焉：指许由、卞随、务光等人逃位的事，若真有此，该怎样解释呢？ ④箕山：在今河南省登封东南。 ⑤许由冢：传说在箕山之上。但司马迁用“盖”字，表示疑问。 ⑥吴太伯：周太王古公亶父长子，让位于弟季历而逃至勾吴，事详《吴太伯世家》。《论语·泰伯》记载了孔子对他的称颂：“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伦：类。 ⑦文辞不少概见：指许由等人事迹在儒家的典籍中连简略的记载也不见。不少，没有一点儿。 ⑧此处引文见《论语·公冶长》第二十三章。 ⑨引文见《论语·述而》第十五章。 ⑩悲伯夷之意：既悲其兄弟相让，又叹其不食周粟而死。 ⑪轶诗：指下文的《采薇》之歌，因未收入《诗三百》中，故称轶诗。 ⑫其传曰：其事迹如下，传，作事迹解，不是古有伯夷传。 ⑬孤竹：传说汤所封之国，在今河北卢龙一带。

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①，盍往归焉^②。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③，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④：“父死不葬，爱及干戈^⑤，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⑥。太公曰^⑦：“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⑧，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⑨，采薇而食之^⑩。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⑪，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⑫，我安适归矣^⑬？于嗟徂兮^⑭，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以上为第二段，叙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录《采薇》之歌对孔子称述伯夷“无怨”之说提出了质疑。）

①西伯昌：周文王姬昌。当时纣王封他为西方诸侯之长，故称西伯。养老：收养老人，代指招贤纳士。②盍（hé）：何不。③木主：用木做的灵牌。武王伐纣，文王已死，武王奉其灵牌，用以号召诸侯，表示自己伐纣是继承父志完成未竟之业。④叩马谏：拦在武王的行军马前，勒住马缰绳进行劝谏。⑤爱及干戈：于是发兵打仗。爱，于是。⑥兵之：杀死伯夷、叔齐。兵，兵器，此指用武器打杀。⑦太公：即姜尚，又名吕尚，字子牙，文王尊称太公望，太公佐武王灭纣，封于齐，事详《齐太公世家》。⑧宗周：以周为宗主，归服周朝。⑨首阳山：即山西省永济南之雷首山。亦说为河南偃师西北之首阳山。⑩薇：亦名蕨，一种可生吃的野菜。⑪西山：指首阳山。⑫神农虞夏：神农、虞舜、夏禹，用他们代指古代圣王。神农是传说的三皇之一。唐司马贞作《三皇本纪》以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为三皇。⑬安适归：即安归。适，归同义。⑭徂（cú）：同“殂”，死。

或曰^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②。”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③！且七十子之徒^④，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⑤。然回也屡空^⑥，糟糠不厌^⑦，而卒早夭^⑧。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⑨，肝人之肉^⑩，暴戾恣睢^⑪，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⑫。若至近世^⑬，操行不轨^⑭，专犯忌讳^⑮，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⑯；或择地而蹈之^⑰，时然后出言^⑱，行不由径^⑲，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⑳。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①或曰：以下二语见《老子》第七九章。 ②与：赞助。 ③积仁洁行：修养仁德，品行好。 ④七十子：孔子的高足弟子，《仲尼弟子列传》载七十七人，七十是举成数。 ⑤独荐颜渊：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谁最好学，孔子独以颜渊回答，见《论语·雍也》。 ⑥回：颜渊的字。 屡空：经常贫困。屡，每，经常。 ⑦不厌：吃不饱。 ⑧早夭：早死。夭，一般指未成年而死，也指寿未终而死。颜渊死时三十二岁。 ⑨盗跖(zhī)：相传春秋时反抗贵族的首领，名跖，史称“盗跖”。不辜：无罪的人。 ⑩肝人之肉：挖人心肝当肉吃，见《庄子·盗跖》，此系寓言。 ⑪暴戾(lì)恣睢(suī)：粗暴强横，任意横行。 ⑫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这是特别明显的证明。彰明较著，四字同义，重复加强语气，都是明确、显著的意思。 ⑬近世：实为“今世”，因忌讳而曰“近世”。 ⑭不轨：不端，不走正道。 ⑮忌讳：禁忌，指法律禁令。 ⑯累世：一代又一代。 ⑰择地而蹈之：看准地方才踏实走路，形容小心谨慎的样子。 ⑱时然后出言：在恰当的时候才开口说话。时，合时机。《论语·宪问》：“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⑲行不由径：走路不敢抄近道，喻品行端正。径，小路，便道。 ⑳胜数(shù)：尽数。

（以上为第三段，以伯夷洁行遭困顿，盗跖恣睢而寿终，联想到近世以来社会的种种不平，从而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质疑。）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①。”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②，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③。”举世混浊，清士乃见④。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⑤！“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⑥。”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⑦。”“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⑧。”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

①道不同，不相为谋：主张不同，就用不着互相商量。引语见《论语·卫灵公》第四十章。 ②执鞭之士：为人赶车，执鞭作奴仆，喻下贱之业。这几句引自《论语·述而》第十二章。 ③凋：凋落，衰谢。这里引语见《论语·子罕》第二十八章。 ④举世混浊，清士乃见：意谓世人的污浊，正好衬托出有节之士的清白高尚。此系撮用屈原《渔父》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⑤其重若彼，其轻若此：顾炎武《日知录》云：“其重若彼，谓俗人之重富贵也；其轻若此，谓清士之轻富贵也。” ⑥君子句：引自《论语·卫灵公》第二十章。疾，引以为恨。没世，指死。 ⑦贪夫徇财四句：见贾谊《鹏鸟赋》。此谓贪财之人以身殉财，重义轻生之士以身殉名，夸者为追求权势而丧身，一般的常人则好生恶死。以身从物曰徇。烈士，重义轻生之士。夸者，好虚名权势的人。冯（píng），贪也。 ⑧同明相照五句：引语是从《易·乾卦》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脱化而来，排比重复，强调“物以类聚”之理。圣人作而万物睹，指万事万物之义理，由于圣人的出世诠释，才能显著于世上。

行益显^①。岩穴之士^②，趣舍有时若此^③，类名堙灭而不称^④，悲夫！闾巷之人^⑤，欲砥行立名者^⑥，非附青云之士^⑦，恶能施于后世哉^⑧！

（以上为第四段，引前哲圣贤砥砺道德操行以自勉；但若立名后世，必附青云之士，慨叹世情，寄寓自己述史立言责任之重。）

【讲析】《伯夷列传》全文七百九十二字，不足千字，而内容却极其丰富，论列历史人物达十余人之多。列传虽以伯夷命篇，而记载伯夷、叔齐行事的“其传曰”云云一节只有二百一十五字，四分之三是感慨议论，实质是一篇序赞论文，故其体与十表序、类传序相同，冠于七十列传之首，用以提示义例，也就是七十列传的一篇序论。

既是一篇序论，所以有多层次的义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

（一）对天道质疑，强调重人事。本来“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组成部分。《史记》五体，各有重心。八书重在究天人之际，七十列传重在讲人事功利。按传统的天道观念，是惩恶佑善。但现实社会却往往是好人遭殃，坏人享福，对这不公的世道，司马迁提出了愤怒的质问。苍天佑善吗？

①附骥尾：《索隐》曰：“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喻普通人追随贤者之后而得显名。骥，千里马，这里喻孔子。②岩穴之士：隐士。

③趣舍有时：意谓显隐有一定的时机。趣，进取，指成名于世。舍，同“捨”，弃捨，指堙没无闻。④类名：美名，指与伯夷有同类声名的人。堙（yīn）灭：埋没。⑤闾巷之人：村闾街巷之人，即普通的人。⑥砥（dǐ）行：修养德行。砥，磨刀石，用如动词，磨炼。

⑦青云之士：高超卓绝之人。这里指圣贤立言传世，德望如孔子那样的人。⑧施（yì）：延续，留传。

象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苍天惩恶吗？“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司马迁对苍天发出了尖锐的质问：“余甚惑焉，悦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质问，表明七十列传载述人物，重在行事，论其功利，在这里是看不到天道的影子的。又，“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这本是司马迁述史的取材原则。但《伯夷列传》对经典所载，圣人之言，也提出了质疑。孔子称道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可是伯夷、叔齐留下的《采薇》之歌，充满了怨情，那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到底“怨邪非邪”？这一质问表明司马迁论载人物，将冲破传统的礼义规范，以实录他们的行事，进行全面的褒贬来反映复杂的社会。以上两层义例是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进步历史观，也是《伯夷列传》第二、三两段所蕴含的中心内容。

（二）颂扬“奔义”“让国”，谴责“争利”“争国”。《太史公自序》云：“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故陈直曰：“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推崇让德，其意至微亦至显。”（《史记新证·自序》）。伯夷、叔齐，视荣华富贵如浮云，他们不惜献出生命来立名立节。这和近世以来，尤其是汉代建国以来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之间的勾心斗角的“争利”“争国”恰成鲜明对照。显然，“这应该也是司马迁明显的写作意图之一。”（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

（三）砥行立名者欲垂名后世，必附青云之士，以明自己作史立传的职责。《伯夷列传》明写伯夷，暗衬孔子，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叉互证，阐明义例。伯夷和孔子两人都是本

传的中心人物，而伯夷却又只是用来陪衬孔子，借以抒发议论的。全传分为四段，第一段以“考信于六艺”起首议论，将伯夷、叔齐与许由、卞随、务光对照，提出了一个悬案，许由、务光义至高，而经传不载，其名不显，是什么原因呢？第二、第三两段，假借伯夷抒发牢骚愤懑，对天道，对不平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质问，行文跌宕起伏，夹叙夹议，悲叹、感慨、质问、反诘，扑朔迷离，似无中心。仔细咀嚼，文章气势连贯，议论纵横，引人驰骋古今，浮想联翩。第四段，回应篇首，得出结论，“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以此示例，七十列传也将以得太史公之笔而名垂后世。司马谈临终遗言：“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创作七十列传来实现这一神圣的遗命。他十分注意砥行立名的闾巷之人。七十列传除载述辅佐帝王的功臣将相、贤士大夫之外，还记述了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隐士、商贾、俳优、博徒、屠夫、妇女等等，呈现出绚丽多采的丰富内容。司马迁有感于许由、卞随、务光不遇孔子，而其名不显，托以自伤其不遇明主而蒙耻，故述往事，思来者。

如上分析，可知《伯夷列传》是一篇“明述作之本旨”的史论，可以看作是与《太史公自序》前后呼应的引言，若当人物传记读，则矛盾百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考列十大矛盾，认为“史所载，俱非也”。殊不知司马迁本来就视伯夷、叔齐同许由、卞随、务光一样，其事迹都在疑似之间，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张大可）

管晏列传

【题解】《管晏列传》是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晏婴二人的合传。管仲，名夷吾，字仲，死后谥敬，故又称管敬仲，是春秋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政治家。管仲相齐四十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晏婴，字平仲，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后管仲一百多年。晏子仕齐时，齐国已经衰落，但在晏子辅佐下，齐国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这说明治国安邦要任用贤才，因此司马迁将二人合传。

管晏二人的治国事迹，司马迁只是虚写，着重记叙二人的轶事，载述知人荐贤的故事。管仲原是齐桓公的政敌，而他之被桓公重用，得力于鲍叔的举荐。鲍叔举荐管仲之后，甘居管仲之下，管仲才得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晏子贵为相国，却能把一个普通囚犯越石父引为知己，延为上宾，并推荐勇于改过的车夫做了齐国的大夫。鲍叔、晏婴二人知贤、荐贤的品德难能可贵。相比之下，管仲却有三归、反坫之失，以此衬托知人荐贤之不易，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就是司马迁用载轶事的方法写传，突出这一主题的原因。

篇末赞语、司马迁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无限感慨，寓意深刻。这表明《管晏列传》当作于司马迁受腐刑之后。